

SUSANNA
CLARKE
JONATHAN
STRANGE
&
R. NORRELL

VOLUME III
JOHN USKGLASS

第三卷
约翰·乌斯克格拉斯
波西娅·罗森堡 图
韩慕照 译

〔英〕

苏珊娜·
克拉克
著

英伦 魔法师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HINA

英伦 魔法师

苏珊娜·克拉克 著
波西娅·罗森堡 图
韩慕昭 译



SUSANNA
CLARKE

JONATHAN
STRANGE

&

MR NORRELL

CS
CROWN
STYLING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伦魔法师 / (英) 克拉克 (Clarke, S.) 著 ; 韩慕照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2

(幻想家)

书名原文: Jonathan Strange & Mr Norrell

ISBN 978-7-5404-7039-5

I. ①英… II. ①克… 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4800号

英伦魔法师

作 者: [英] 苏珊娜·克拉克

译 者: 韩慕照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吴 健

责任校对: 向朝晖

装帧设计: 韩 捷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陈志勇 刘 玲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http://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35.75

字 数: 726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039-5

定 价: 99.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IMĀGINOR, ERGŌ SUM.

想象即存在

JONATHAN STRANGE AND MR NORRELL by Susanna Clarke

Copyright © 2004 by Susanna Clarke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eil Gaiman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4 by Portia Rosenber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图字：18-2013-38

第四十五章

《英格兰魔法的历史与实践》前言

乔纳森·斯特兰奇

1110年岁末，一支奇异的军队出现在英格兰北部。人们最初听说他们是在纽卡斯尔西北二三十里处一个名叫作盘罗的地方附近。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以为他们是过境入侵的苏格兰人或丹麦人，甚至有可能是法国人。

12月初，这支军队已经攻下了纽卡斯尔和达勒姆，此后一路西行，抵达阿伦戴尔——诺森布里亚山坡高处一座小小的石碉楼，在镇外的荒野边安营扎寨过了一宿。阿伦戴尔镇上居民都是养羊的，没有当兵的。镇子四周没有防御用的围墙，离他们最近的士兵也在三十五里开外，正为保卫卡莱尔城堡做着准备。于是，镇上百姓觉得他们应当立即与这支奇异的军队交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出发了——她们是一群勇敢的友第德^{*}，决心尽己所能拯救自己和当地百姓。谁知一走到那支军队的营地，姑娘们全都害怕起来，止

* 友第德（Judith）是《圣经·友第德记》中的女英雄。文章讲述亚述大军侵入巴勒斯坦时，所向无敌，捣毁各地的神庙，直抵犹太的伯夙利亚城。这时城中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友第德主动带领女奴出城，用美色诱惑亚述军主帅，夜里将其主帅何乐弗尼的头割下送回城中。犹太军队乘势进攻，敌方因主帅死亡，无人指挥，大败而逃。——标*者为译者注，全书同。

步不前了。

他们的营地是一片荒凉、宁谧的所在。天下着鹅毛大雪，这些奇异的士兵裹着黑斗篷，躺在雪地里。年轻姑娘们一开始以为他们都死了——大群的渡鸦和其他黑鸟落满了营地，有的甚至落在雪地里躺着的士兵身上，眼前景象加深了她们这个印象——然而这些士兵并没死，他们偶尔动一动，起身照看马匹，或是将啄上脸颊的鸟儿赶开。

见远方来了年轻姑娘，一位士兵站起身来。姑娘中的一个壮起胆子走向他，吻上他的嘴唇。

这位士兵的皮肤非常苍白（亮如皎皎月华），完美无瑕。他的头发又长又直，如一瀑棕黑水帘。他面部的骨架精致非凡，硬朗得不同一般，神情格外庄严。他一双长长的蓝眼睛，眼梢微吊；一对细眉黑如笔道，奇的是眉梢也如笔锋向上一挑。那位姑娘见了他这模样毫不担心，她深知丹麦人、苏格兰人和法国人个个天生都是奇异的好相貌。

他十分喜爱这个吻，并允许她再吻一次。随后他回吻作为报答。另一位士兵从地上站起身来，张开嘴，唱起一首如泣如诉的哀歌。第一位士兵——姑娘亲吻的那位——哄她跟他跳舞，用他那修长的白手指头把她推来推去，直到她能配合着他跳。

跳了一阵，姑娘跳得浑身发热，停下来把斗篷脱掉。她的伙伴们发现一滴滴鲜血如同一颗颗汗珠结在她胳膊、面庞和双腿上，随后滴落到雪地里。她们见这情况吓坏了，四散奔逃。

这支奇异的军队始终没有攻进阿伦戴尔。他们当夜便往卡莱尔赶去了。第二天，镇上的人小心翼翼地走进这支军队驻扎的田野。在那

里，他们发现了姑娘的尸体，浑身透白，流干了血；而她周身的积雪已经染成了鲜红。

通过这些迹象，他们才认出了Daoine Sidhe——也就是“仙军”。

战争连连打响，英格兰节节败退。圣诞前后，仙军抵达约克。此前他们已攻下纽卡斯尔、达勒姆、卡莱尔和兰卡斯特。除了将阿伦戴尔那位姑娘放了血之外，这些仙子几乎没有表现出他们这一族众所周知的无情。他们攻下的所有城镇和要塞，只有兰卡斯特被烧了个干净。在约克城北的瑟斯克，一头猪冲到一名仙子所骑的战马脚下，惊得马儿后仰，摔断了背。此举触怒了这位仙子，他和同伴一路追杀，抓到这头猪以后，把猪眼睛给挖了出来。不过总体来说，仙军每新到一地，当地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养畜生都会欢欣鼓舞，就仿佛把仙子当成了同盟，一起反抗共同的大敌：人类。

圣诞当日，亨利国王召集了他手下的贵族、主教、僧院长和全国各路有力人士齐聚西敏寺，共同商讨此事。那个时候，仙灵在英格兰并非不为人知。许多地方很早以前就有仙族落户居住，这些聚居地有些靠法术隐匿起来，有些只有靠人类邻居自觉躲避。亨利国王的参谋一致认为仙族生性邪恶，他们淫荡、虚伪，擅于偷盗；他们诱骗青年男女、蛊惑路人、偷孩子、偷牛、偷粮食；他们懒惰得惊人：几千年前就掌握了石工、木工和雕刻工艺，却不肯费力建房子，大部分仍心甘情愿去住那些他们自封为城堡而其实是墮落的东西——一种极其古老的坟丘。他们整日饮酒、跳舞，任凭大麦和豆子烂在田里，任凭

畜生冻得发抖，死在寒冷的山坡上。亨利国王的参谋一致认为，要不是因为法术超群、寿命无限，他们这一族没吃没喝肯定早已死绝。然而，就是这样一族散漫成性、毫无远见的生灵，居然侵略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基督教王国，而且战无不胜——马蹄所及之处，每逢要塞必收入囊中。这一切充分说明侵略者目标极为明确、意志极为坚定，可从来没听说哪位仙子有这个本领。

谁也不知该做何解释。

次年1月，仙军离开约克一路南下，行至特伦特河停下。于是，就在特伦特河畔的纽瓦克，亨利国王的军队与仙军在战场上相遇了。

开战前，一股仙风吹遍亨利国王的队列，一阵美妙的风笛声传至耳畔，大批战马因而挣脱了缰绳，飞奔向仙子那一方——不少倒霉的骑兵也被带了过去。随后，每个人都听见自己所爱的人在说话——母亲、父亲、儿女、情人——纷纷呼唤他们回家。空中落下一群渡鸦，啄上英格兰人的脸，黑翼翻飞，迷了他们的眼。英格兰兵士要抵挡的不仅仅是仙军的战术与凶残，还有他们自己内心对这般灵异法术的恐惧。无怪乎这场仗立见分晓，亨利国王一败涂地。当大地重归宁静，当亨利国王翻身已无可能，方圆几里地鸟儿齐鸣，声如欢庆。

亨利国王和他的参谋只等对方的首领或是君主上前。仙军队伍向两侧分开，有个身影走了出来。

这人看上去还不满十五岁。和其他的仙军兵士一样，他也穿着黑色粗羊毛制成的破衣烂衫。和他们一样，他那一头黑发也又长又直。和他们一样，他既不说英语也不说法语——当时在英格兰通用的两种

语言——却只讲仙境里一种方言。¹他面孔苍白、英俊，神情凝重，然而在场谁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是个人，并不是仙灵。

拿诺曼人和英格兰人中贵族和骑士的标准来看，当天最初见到他的时候，他几乎尚未开化。他从没见过勺子、椅子，也没见过铁壶、银币和蜡烛。那个时期没有一个仙族部落或王国拿得出这样的好东西。当亨利国王与这名男孩子相会、准备分割英格兰的时候，亨利坐在木椅子上，举着银杯喝葡萄酒；而那男孩子则坐在地上，拿石杯喝羊奶。编年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在三十年后的一部作品里描写道：重要议程一项项进行，一个仙军战士突然探过身来，热心地帮那男孩子从脏头发里往外捏虱子，亨利国王朝廷众臣见了大惊失色。

仙军里有一位年轻的诺曼骑士名唤邓代尔的托马斯。²他虽在仙境受俘多年，自己的母语（法语）倒还够用，于是替亨利国王和那名男孩做了翻译。

亨利国王问那男孩叫什么名字。

那男孩答说他没有名字。³

1 如今英格兰已经没人懂这种语言了，现存只有少数借入词，在描述各式鲜为人知的魔法技术时才会用到。马丁·佩尔曾在《言语魔法论》中提到这种语言和古凯尔特人的语言是有关联的。

2 也称托马斯·德·邓代尔或托马斯·德·唐维尔。当时亨利朝廷上好几位贵族似乎都认出托马斯是一位强大的诺曼权贵的小儿子，这孩子是在十四年前的圣诞日当天失踪的。可依眼下情形，不好判断亨利的朝廷是否乐意再要他了。

3 他小时候住在仙境里，仙子用自己语言里的一个词称呼他。如今有人说这个词的意思是“燕八哥”。他回到英格兰的时候，早已不再用这个名字了。后来他开始用自己父亲的名字——约翰·德·乌斯克格拉斯——来称呼自己。但在他统治北英格兰初期，人们只知道他朋友或敌人给他的几个称号：“国王”“乌衣王”“黑国王”和“北方之王”。

亨利国王问他为何要对英格兰宣战。

那男孩说他是一个诺曼贵族家庭唯一还活着的人。亨利国王的父亲威廉一世曾将英格兰北部大片土地赐予他们家族。这部分土地后来被恶敌于贝尔·德·柯唐坦霸占，家里人也都被他逼死了。男孩说很多年前他父亲就曾求威廉二世（亨利国王的哥哥，也是前朝国王）还他个公道，却始终没能得到。不久后他父亲便遇害了。男孩说自己还是个婴儿时就被于贝尔手下人扔在了森林里，是仙军战士发现了他，并把他带回仙境同他们一起生活。如今，他又回来了。

他的想法完全是年轻人才会有的：他相信自己的主张绝对正确，而别人的主张就一定错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特威德河与特伦特河之间那一段英格兰的土地是诺曼国王们理应做出的赔偿，谁让他们当年没有为他家报灭门之仇。而亨利国王因此——仅因此——才被容许保留住他王国南面的一半。

男孩说他在仙境已然是位国王了。他提到他宗主的名号。谁也没听懂。⁴

从那天起，他在这片土地上连续统治了三百余年。

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创制了我们沿用至今的魔法体系——或者不如说，假如我们懂得如何使用的话，我们是会沿用的；他懂的东西，我们大部分都已经遗忘。他完美地融合了仙灵的法力与人类的调控力——将它们的威力与自己那令人胆寒的意志力嫁接。谁也不知如

4 这位仙军大君主的名字格外冗长晦涩。习惯上都称他为奥伯龙王。

何解释为什么一名被盗走的人类孩童摇身一变就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魔法师了。无论在他之前之后，都曾有我们人类的孩子在仙境临界处被押作俘虏，可没有一个孩子能像他一样转危为安、逢凶化吉。和他的成就相比，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无关紧要。

汉诺威广场的诺瑞尔先生认为，什么东西只要是属于约翰·乌斯克格拉斯的，就必须从当代魔法中清除掉；就如同我们会将旧外套里的蠹虫、灰尘统统掸掉。可他想没想过手里还会剩下些什么呢？除掉约翰·乌斯克格拉斯，你我手中将什么都不剩，只有一捧空气了。

——选自《英格兰魔法的历史与实践》第一卷，乔纳森·斯特兰奇著，约翰·莫雷出版社1816年版。

第四十六章

“天空对我发了话……” 1816年1月

这天很阴，寒风将片片雪花吹上了诺先生书房的窗玻璃。齐尔德迈斯正坐在书房里写业务信函。刚刚上午十点钟，蜡烛就已经点上了。屋里仅有的响动是炉里煤块灼烧的噼啪和齐尔德迈斯笔落纸上的窸窣。

致内政大臣锡德茅斯子爵

1816年1月8日于汉诺威广场

尊敬的子爵大人：

诺瑞尔先生希望我通知您：防止萨福克郡河水泛滥的咒语现已完工。账单将于今日发至财政部的温先生……

不知何方钟声敲响，戚戚哀哀，悠远非常。齐尔德迈斯没怎么在意，然而在钟声的影响下，房间四下里似乎越来越暗，越来越寂然。

……魔法可将河水控制在日常流经范围内。然而，萨福克郡治安长官派来评测当前桥梁及河流附近其他建筑耐

受度的年轻工程师李维斯先生提出一些疑议……

一片荒寂之景出现在他眼前，他看得格外清楚，就像是自己熟悉的地方或是一幅每天都看、连看了多年的油画。这是一片开阔的景致：褐色的田野空空荡荡，废墟之上便是苍凉的灰天……

……他怀疑斯陶尔和奥威尔两条河上的桥梁能否经得住大雨时节必然出现的较猛烈的水流冲击。李维斯先生建议立即将萨福克郡所有的桥梁、水碾和渡口彻底检查一遍，先从斯陶尔和奥威尔两条河开始。据我所知，李先生已写信向您通报此事……

这片景致已不仅仅存在于他脑海中。他感觉自己身临其境，站在一条坑洼不平的古道上。这条古道围绕着一座黑山蜿蜒而上，直通天边。天边聚集起一大群黑鸟……

……诺先生谢绝给法术制定一个时限。他个人认为河流存在多久，法术就能保留多久。不过，他建议二十年内对咒语做一次复查，望大人您批准。下周二，诺先生将把同样的法术在诺福克郡安排就绪……

黑鸟就如同灰色天空上黑色的字迹，他感觉自己一时间似乎看懂



了内容。古道上的石子变成符号，预示着旅者前方的经历。

齐尔德迈斯打了个激灵，恢复了常态。他手上一震，笔甩了出去，墨水洒得信纸上到处都是。

他莫名其妙地往四下里看了看。自己不像是在做梦。屋里熟悉的老物件都还在：一排排书架、镜子、墨水瓶、捅火棍、马丁·佩尔的瓷像。可他不太敢相信自己对周围的感知了。他不再确定书籍、镜子、瓷人确实是在那里的。就仿佛他眼前的一切只是表面躯壳，用指甲一划就能破开，露出底下寒冷、荒寂的景致。

褐色的田野有些地方遭过涝；冰冷的灰水泊一路连成串。水泊的分布是有意义的，它们是雨水在田野上书写的字迹，是雨水的法力所为——就好像灰云上翻飞的黑鸟是天空下的一道咒语，棕灰干草晃动也是因为风儿的魔力。一切都有了含义。

齐尔德迈斯从桌边一跃而起，晃了晃脑袋。他飞快地绕着屋子走了一圈，摇铃铛传唤仆人。然而，就等仆人这么会儿工夫，魔法又起效了。卢卡斯进屋的时候，他已经说不清自己究竟是站在诺先生的书房里还是那条古道上了……

他使劲摇了摇脑袋，眨了眨眼。“主人上哪儿去了？”他说，“有情况。”

卢卡斯略关切地望着他：“齐尔德迈斯先生？您这是哪儿不舒服

吧，先生？”

“先别管我。诺瑞尔先生在哪儿？”

“他去海军部了，先生。我还以为您知道呢。一个钟头前马车来给接走的。我猜他这就快回来了。”

“不，”齐尔德迈斯道，“这不可能。他不可能不在。你确定他没在楼上作法？”

“我确定，先生。我亲眼看见主人坐着马车走的。要不我让马修去请大夫吧，齐先生，您看上去病得不轻。”

齐尔德迈斯刚要张口反对，就在这时……

……天空看见了他。他觉得大地耸了耸肩膀，因为大地感觉到他站在它的脊梁上。

天空对他发了话。

他从未听过这种语言。他甚至不确定这里面是否有任何字词。也许一切是靠鸟儿组成的黑字传达给他的。他是那样渺小而无告，且无处可逃。他被困在天地之间，就仿佛被一双手拢在里面。它们只要愿意，就能捏得他粉身碎骨。

天空又对他发了话。

“我听不懂。”他说。

他眨了眨眼，发现卢卡斯正俯身看着他。他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一伸手，手从身旁什么东西上扫过。他扭头一看，惊讶地发现竟然